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有

[英] A.S. 拜厄特

A.S. Byatt

POSSESSION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精选

"A genuine winner..."

original and unforgettable."

—*Time*

"The most dazzling novel of the year."

—*USA Today*

"What a book! This is a novel for every taste..."

an altogether magical performance."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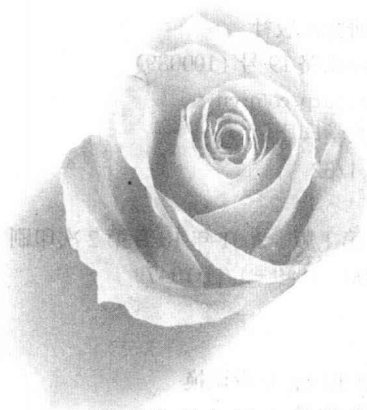
占有

二 十 世 纪 外 国 文 学 精 选

POSSESSION



[英] A . S . 拜厄特
A . S . Byatt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京)新登字 155 号

京权图字: 01 - 1999 - 18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占有/(英)拜厄特(Byatt, A. S.)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ISBN 7-5600-1849-1

I. 占… II. 拜… III. 英语-读物, 小说 IV. H3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0456 号

POSSESSION by A. S. Byatt.

Copyright © 1990 by A. S. Byat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Inc.

占有

(英)A. S. Byatt 著

* * *

责任编辑: 赵东泓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 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7.875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1849-1/H·1047

定 价: 21.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68917519

前言

蒋显文

—

小说家 A·S·拜厄特是当今英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星。她于 1936 年 8 月 24 日出生在英国的谢菲尔德市。1957 年在剑桥大学获学士学位,接着又读了两年研究生。后又在伦敦大学任教。A·S·拜厄特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与查尔斯·雷诺·拜厄特结婚,这次婚姻给她留下一个女儿。1969 年他们离婚。后拜厄特与彼得·约翰·达菲结婚,生有两个女儿。她于 1983 年辞去大学高级教师一职,一心致力于文学创作。同年她成为英国皇家文学协会会员。A·S·拜厄特的父母酷爱读书,他们从阅读中获得极大的乐趣。他们的这一爱好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孩子。拜厄特的姐姐马格丽特·德雷博后来也成为一名小说家。拜厄特本人从小就是一个典型的“蛀书虫”。她常说“书籍使得我活着”。在她幼年时,她就阅读狄更斯、司各特、斯蒂文森和奥斯丁。阅读培养了她各方面的兴趣。她对生物学、历史、哲学都有浓厚的兴趣,她的广博的知识和爱好都在她的作品中有体现。所以拜厄特的作品中大多数人物都是知识型的。她的作品表达她本人和他人的许多思想和观点。A·S·拜厄特喜欢研究英国女作家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因为她本人与艾里斯有着同样的经历和爱好。两人不但在被男人统治的知识世界里有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爱好,而且两人都喜欢创作有知识、有思想的文学作品。她先后出版了两本论艾里斯·默多克的专著,一本是《自由的程度:论艾里斯·默多克的小说》(Degrees of Freedom: The Novels of Iris Murdoch, 1965),另一本是《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 1976)。1964 年拜厄特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太阳的阴影》(Shadow of a Sun, 1964)。这部小说叙述的是一个英国重要小说家亨利·塞韦内尔的十多岁女儿安娜

的故事。她总是有一种压抑感。她的这种压抑感是来自她父亲对她强有力的影响。书中叙述了她是如何试图摆脱她父亲的影响。不久拜厄特又出版了她的第二部小说《游戏》(The Game, 1968)。这本书讲述的是两姐妹的故事,姐姐名叫卡桑德,在牛津大学任教。妹妹名叫朱莉娅,是一位知名作家。从孩提时代起两人就玩一种以创作一个想像世界为规则的游戏。她们长大以后,两人从各自的专业方向上继续玩这种游戏。西蒙,她们少年时代的一个朋友,又走进了她们的生活,重新挑起她们之间早就存在的矛盾。她们的思想与现实格格不入。她俩的游戏以卡桑德自杀的悲剧而告终。在1978年和1985年里拜厄特又分别出版了《庭院少女》(The Virgin in the Garden, 1978)和《平静的生活》(Still Life, 1985)。这两本书都是描写英国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在这两本书中,作者大量地引用文学典故,试图通过挖掘英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个人生活来融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为一体。在写《平静的生活》时,拜厄特在尝试一种写实手法,不加任何修饰,实事求是地展现事物的本来面貌。她想简单明了、具体地、赤裸裸地来写一个人的出生和死亡。她的这部小说于1985年获英国文学银笔奖。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本文学评论专著外,拜厄特还写了另外两本文学评论专著,四部短篇小说集。到了90年代,拜厄特的创作进入一个辉煌时期。1990年她推出长篇小说《占有》(Possession, 1990)。时隔两年她又出版了《天使和昆虫》(Angels and Insects, 1992)。这两部小说一问世,立即获得巨大的成功,被人们认为是她的两部最好的小说。《天使和昆虫》新近将由著名电影导演菲利普·哈艾斯(Phillip Haas)搬上银幕。拜厄特在这部作品中运用一个暗喻,将一个蚁穴比喻成一幢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厦,在这堆蚂蚁的中央居住着一只肥大雪白的蚁后,它一生的任务就是生孩子。拜厄特因此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这只蚁后究竟代表着权力的中心还是一个奴隶?在这部小说里拜厄特还描写了那些身材瘦小、忙忙碌碌、分不出性别的蚁仆们。这些蚁仆们象征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仆人们。

《占有》一书出版后，立即在英语世界引起轰动。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一些文学批评家纷纷撰写文章评论这部小说，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说，A·S·拜厄特这部作品在1990年获英国读书奖，该奖项是英国文学最高奖。拜厄特本人也在同年被授予英帝国二等勋位爵士头衔。英国《世界报》是这样评价拜厄特和她的小说《占有》的：

A·S·拜厄特是继乔治·艾略特之后的另一位能洞悉人类奥秘的、极具智慧的女作家。她不但具有渊博的学识，而且还能深刻地理解人们的感情。《占有》是她迄今最好的一部书……这部小说在它描写的各个方面，对维多利亚时代诗歌的评论，感人的爱情故事和对当今“写传记工业”的讽刺，都获得巨大的成功。

二

本书的主人公之一罗兰在伦敦图书馆查找有关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诗人伦道夫·亨利·阿舍的资料，无意间发现了阿舍写给一位不知名女人的两张信稿，他被信中的话震惊了。凭着学者的敏感，他不由地感到一阵狂喜。于是就将这两张信稿从图书馆中偷偷拿走。因为信稿上没写有年份，收信人是一位不知名的女人，罗兰决定解开这个谜。这样他就可以为写阿舍传记提供新的有价值的东西。罗兰经过一番调查后，发现这封信是阿舍在和克拉伯·罗宾逊一道进午餐后写的，也查出了那个不知名的女人就是克里斯塔贝尔·兰蒙特——一个19世纪的女诗人。罗兰经人指点，找到了专门研究兰蒙特的莫德博士。他在莫德那儿找到了兰蒙特当年志同道合的好友布兰奇·格洛弗小姐的日记。后来又在兰蒙特当年居住的塔楼里，在她房中的木偶床席子底下的一个洞里找到了兰蒙特保存下来的她和阿舍的信件，从而揭开了阿舍和兰蒙特之间的秘密——一段从未被人知的罗曼史。

作者在叙述阿舍和兰蒙特的爱情故事时，打破传统的作家安

排故事情节,设置环境细节,在矛盾冲突中塑造典型人物的方法,运用书信体、诗歌体、象征、暗示和意识蔓延手法来揭示这个故事中有关人物心灵世界的隐秘。作者在它用书信体叙述他们之间的爱情时,模仿 19 世纪的文体温文尔雅、委转曲折、充满了浪漫的情调。故事中的主人公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他们的故事十分地感人。

伦道夫·亨利·阿舍是一个英国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诗人,他不信仰宗教,热爱科学,想探索生命的起源。他留给世人的印象是:婚后生活 40 余载,过着平静的、夫妻和睦的生活,是一位人人称颂的好丈夫。他富有同情心和普通人的感情。他的妻子是在他等待多年后才和他结婚的。原因是她已处于一种窘迫的境况:她的两个妹妹已走在她的前面,幸福地结了婚。而她仍还是个老处女,况且已年满 34 了。婚后他们没有孩子。

女诗人兰蒙特有着自己的理想,信仰女权主义。她的代表诗作是“梅卢西娜”。诗中有一节叙述梅卢西娜在泉水边自唱自娱,显示出她是一个极具有权威的人,能知世事始末。她在水边是以蛇身出现,象征着一个完整的形象,一个能为自己创造生命或意义而无需外界帮助的形象。她和曾做过家庭教师的布兰奇·格洛弗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抱负。阿舍和兰蒙特是在与克拉伯·罗宾逊共进午餐时相识的。阿舍被兰蒙特的精神气质和见识吸引了。在这之后他主动写信给她。他们通过书信来谈人生和诗歌创作。彼此了解加深了。阿舍用“合理”的方法启迪开了兰蒙特的心扉,找到了有“生命”的东西——爱情。他们先是在公园约会进而发展到约克郡旅游,去那里度过了他们的“蜜月”。

这时作者从书信体转到自己本人来叙述下面的故事。他们远避世人的耳目,度过了他们的“蜜月”。他们也有“洞房花烛夜”的黄金般的美好时光。这时作者的叙述在此结束了。在这之后, A·S·拜厄特手法一换,运用日记体来叙述他们“蜜月”之后的故事。从兰蒙特堂妹萨拜因的日记中人们得知,兰蒙特与阿舍分手后,他

们相互约定他们的爱情就此止步,永不再回头。兰蒙特知道,在她那个时代,虽然宗教信仰在一点点地丧失,人们的观念仍很陈旧,社会对他们仍然有着极大的压力,因此他们的爱情不会有什么结果。她为了躲避英国社会的压力,只身来到了她在法国布列塔尼的亲戚家。她在那生下一女孩。在临分娩之前,她与亲戚一家不辞而别。她亲戚一家到处找她,找了两天两夜。10多天后,她又出现在她的亲戚家门口。这一次她面容消瘦,身体虚弱,皮包骨头。她请求人们不要问她任何问题,独自一个人走上她的楼上房间去了。这时作者不但给读者而且给萨拜因一家人留下了一个疑问:兰蒙特的孩子在哪?是死?是活?还是被扔掉了?

30年后,阿舍在弥留之际,兰蒙特觉得有必要将真情告诉阿舍。于是就写了封信告诉阿舍他俩孩子的一些情况。30年前兰蒙特在法国生下一女孩,马上送回英国交自己姐姐索菲娅抚养,成了索的养女。孩子长大后称呼兰蒙特为姨妈。兰蒙特这几十年一直居住在她姐姐家,天天看着自己的孩子,却不能母女相认。兰蒙特独自一人默默地忍受这痛苦的煎熬达30年之久。遗憾的是阿舍之妻爱伦没有将这封关系重大的信读给阿舍听。阿舍死后,爱伦将这封信装在一只铁盒子里,与阿舍一道葬在墓中。但爱伦把铁盒一事记在自己的日记中。阿舍临死不知道兰蒙特对他的一往情深,不知道自己的女儿仍活着。作者为了不让读者失望,在书的结尾“1886年,后记”一章中,叙述了阿舍途经兰蒙特姐姐家门口时,见到了自己亲生女儿的情景。阿舍从小女孩告诉他她的名字中判断出眼前的小女孩就是兰蒙特女儿,也就是自己的孩子。他用花草给女儿做了一顶王冠,并剪下女儿一缕头发珍藏在自己的表中。并要她转告自己的“姨妈”,有一位诗人向她祝福。孩子在回家路上碰到了她的兄弟们,结果花冠被毁坏,阿舍要她转达的口讯因此也忘记了。这样阿舍不知道兰蒙特没有收到他的口讯,兰蒙特也不知道阿舍没有读到她有关女儿的信。

三

A·S·拜厄特说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的女权主义者。她对女权主义和争取妇女自由特别感兴趣,但是她的女权主义思想与当代的其它女权主义理论截然不同。

拜厄特从小就认为女人也可以仿效男人,在世界上应有一番作为。女人们应将自己的性和日常生活分隔开来,甚至要将性与一般交谈分隔开来,要区别情人与朋友。女人们切不可将这一切混为一谈,杂糅在一起。她还认为一个人要想与另一个人的精神和肉体完全融合为一体的想法是荒谬的。在《占有》这部小说中,两个女主人公兰蒙特小姐和莫德博士就是拜厄特女权思想的代表人物。生活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诗人兰蒙特信奉女权主义,她甚至认为蚂蚁社会的团结友爱胜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她与当家庭女教师的布兰奇小姐共同实验一种理性生活。她为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而同家庭和社会进行斗争。她要将自己的一生献给诗歌创作。兰蒙特和阿舍是在与克拉伯·罗宾逊共进午餐时相识的,阿舍被她所吸引,不断地写信给她。两人相爱了,并且秘密地游历到约克郡,在那里度他们的“蜜月”。在度完“蜜月”后,兰蒙特毅然避开阿舍,躲到她在法国布列塔尼的亲戚家里。尽管有了这一次爱情经历,兰蒙特最终能够驾驭自己,与阿舍不再往来,仍然实践自己的女权主义。兰蒙特处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里,为争取妇女权力进行不懈地努力,忍受许多的痛苦和牺牲。而莫德博士生活在20世纪,为了让学术界的人们接受她的女权思想,她不断地进行斗争。莫德所处的时代是妇女已被解放了的时代。罗兰和莫德在一段日子相处后,最终也相爱了。

在拜厄特的小说里,情欲被认为是与女人的最大的爱好和事业相冲突的。她非常推崇伊丽莎白一世。伊丽莎白一世忍受着情

欲的煎熬,她非常想结婚,甚至还挑逗她周围的单身男人。但她最终没有让情欲和婚姻主宰她。所以她能成功地统治英国达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拜厄特对历史上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持批评态度。玛丽被情欲所困,做了许多次愚蠢的抉择,结了两次婚,导致她的第二个丈夫谋杀了她的前夫。伊丽莎白一世不得不砍下她的头。在《占有》这部小说里,兰蒙特为情断送了自己能成为一个杰出女诗人的前程。在出版《梅卢西娜》以后,她再也没有出版过其它诗集。莫德博士不管他人的非议将“自己关在围墙内,封在窗帘里,禁锢在盒子里”来一心一意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

A·S·拜厄特还认为孩子是阻碍妇女发展的障碍,至少在他们年幼时如此。孩子在感情上摧毁有抱负的女人。在《占有》一书中,兰蒙特生下了她和阿舍的孩子,立即赶回英国将孩子交给自己的姐姐当养女。后来自己成了她姐姐桌上的食客,每天看着自己的女儿称养母为“妈妈”,叫兰蒙特为“姨妈”,一点也不爱自己的生母。兰蒙特每天承受着巨大的感情精神上的折磨,直到死也没有将真情向女儿透露。在小说接近末尾时,莫德也说:“爱是一个毁灭者,非常的可怕……”。我们要想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也只能从拜厄特的女权思想中去找。

拜厄特在《占有》一书中高度赞颂女性的力量。她借兰蒙特的诗《梅卢西娜》来歌颂女性和女性的力量。她认为女性的力量是一种充满活力、奋力向上的力量。她笔下的 Thompson Foss 瀑布象征着男人对女人权力的限制。此处,水象征着被禁锢了的女性活力,岩石象征着男性的力量。水虽然被限制、被引导、被推动着,但它仍然在由岩石组成的笼中穿过只要能寻找得到的裂缝,拼命向上寻求自由。这正是拜厄特笔下的维多利亚时代和现代的女性最好的写照。

在这部小说创作手法上,A·S·拜厄特有所创新。她将意大利前拉斐尔派的绘画艺术运用到她的文学创作中来。前拉斐尔派的艺术大师们超越了单纯照搬物体固有色的绘画方法。他们使用混

和色彩来绘画,以达到表达更为强烈感情的效果。在《占有》这部小说中,拜厄特使用颜色来表示人物的性格和本质,来表示人的性别。例如书中兰蒙特看阿舍时,觉得他象一只有着金色眼睛的鹰。在这部作品里,作者使用两种原色:一种是褐土色,它包括棕色、灰色和黄色,它们代表男人的权力,是男性性别的标志。另一种是蔬菜色,它包括绿色、黄色(有时黄金色)和白色(有时银白色),它们代表女性权力,是女性性别的标志。作者不仅将这些颜色用于描写人物上,而且还用在写景上。拜厄特在作品中创造性地将绘画技巧运用到文学创作中,使用颜色词来写人和景,使小说中的人物成为一个整体,色彩鲜明地展现了各个人物在两性之间的冲突中的各自表现。作者用颜色一致来建立起人物之间的联系。在这部作品里,拜厄特用颜色组成了一条同一性的溪流,它把由空间和时间隔离开了的人们联系起来。颜色在这部作品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它能帮助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和冲突。

A·S·拜厄特在她的《心灵的激情》一书的序中说:“我刚写完《占有》一书。在这部小说中我试图寻找一种新的叙述方法,来探讨本世纪和上个世纪艺术和思想表达形式方面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在叙述发生在19世纪的故事时,作者刻意模仿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的文风和体裁,咬文嚼字,读起来令人费解。A·S·拜厄特本人非常热爱诗歌。她在书中借阿舍和兰蒙特之名写了不少含义深刻、思想性强、具有象征意义的诗歌。这些诗歌有着浓郁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特色,文字艰深不容易懂。在叙述发生在现代的故事时,作者运用现代叙述文体和手法,语言生动流畅,对话部分相当精彩。拜厄特还运用倒叙和意识蔓延手法叙述阿舍妻子爱伦在阿舍去世后的心理活动,充分而深刻地揭示了爱伦内心世界的隐秘,同时也将整个故事叙述得更加周密、完善。

在探索思想表达形式方面的差异时,拜厄特花了大量的篇幅重点探讨19世纪和本世纪知识阶层人的爱情观和两性关系方面的差别。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描写了两对情人的故事。一对是19

世纪的诗人阿舍和女诗人兰蒙特。另一对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罗兰和莫德博士。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阿舍和兰蒙特对爱情有火一般的热情,相信人们拥有爱情。而生活在 20 世纪的罗兰、莫德等人又是怎样看待爱情的呢?罗兰刚上大学不久就认识了女大学生瓦尔,于是两人就同居了,共同负担生活费用。罗兰继续求学攻读博士学位,瓦尔挣钱供养他。他俩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爱情。罗兰和莫德后来也有了恋情,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时代和文化的产物,这个时代和文化使得人们不相信有爱情,罗曼蒂克式的爱情只是小孩才有的东西。阿舍和兰蒙特秘密旅行到约克郡度他们的“蜜月”,而罗兰和莫德为证实阿舍和兰蒙特当年是否到过约克郡也来到那里,他们的这趟旅行与阿舍他们的类似,但罗兰从没有试图挑逗莫德。而莫德,一个现代女权主义者,则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欲望。他俩认为他们之间的手牵手等一些互相表示亲热的动作不应该发展成为疯狂的有意的搂抱。他们甚至还要想出一种新的方式,一种现代的方式来爱。

A·S·拜厄特的这部作品既有维多利亚时代的温文尔雅,又有现代派的新颖。在这部作品里,作者辛辣地讽刺了当今学术界的“传记工业”,深刻细腻地写出了不同人物的情感。书中阿舍和兰蒙特的爱情故事是那样地优美动人,其结局又是那样地令人惆怅!在这部作品中,拜厄特着重描写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也反映在阿舍和兰蒙特这对情人之中。作者讴歌女性的伟大力量,预言它最终会有辉煌的一天。这些一定会受到我国读者的喜爱。

For Isobel Armstrong

A.S. 拜厄特 (A.S. Byatt)

1936年8月24日生于英国的谢菲尔德市。1957年在剑桥大学获学士学位，接着又读了两年研究生。后在伦敦大学教授英美文学。

其它作品有：

《太阳的阴影》

(*Shadow of a Sun*)

《游戏》

(*The Game*)

《庭院少女》

(*The Virgin in the Garden*)

《平静的生活》

(*Still Life*)等。



POSSESSION

宠 儿
Beloved

托妮·莫里森
Toni Morrison

看不见的人
Invisible Man

拉尔夫·埃里森
Ralph Ellison

洛丽塔
Lolita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Vladimir Nabokov

走出非洲
Out of Africa

伊萨克·迪内森
Isak Dinesen

简·萨默斯的日记
The Diaries of Jane Somers

多丽丝·莱辛
Doris Lessing

占 有
Possession

A·S·拜厄特
A. S. Byatt

城 堡
The Castle

弗朗茨·卡夫卡
Franz Kafka

日瓦戈医生
Dr. Zhivago

帕斯捷尔纳克
Boris Pasternak

占有
POSSESSION



And if at whiles the bubble, blown too thin,
Seem nigh on bursting,—if you nearly see
The real world through the false,—what *do* you see?
Is the old so ruined? You find you're in a flock
O' the youthful, earnest, passionate—genius, beauty,
Rank and wealth also, if you care for these:
And all depose their natural rights, hail you,
(That's me, sir) as their mate and yoke-fellow,
Participate in Sludgehood—nay, grow mine,
I veritably possess them— . . .

And all this might be, may be, and with good help
Of a little lying shall be: so Sludge lies!
Why, he's at worst your poet who sings how Greeks
That never were, in Troy which never was,
Did this or the other impossible great thing! . . .

But why do I mount to poets? Take plain prose—
Dealers in common sense, set these at work,
What can they do without their helpful lies?
Each states the law and fact and face o' the thing
Just as he'd have them, finds what he thinks fit,
Is blind to what missuits him, just records
What makes his case out, quite ignores the rest.
It'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Lizard Age,
The Early Indians, the Old Country War,
Jerome Napoleon, whatsoever you please.
All as the author wants it. Such a scribe
You pay and praise for putting life in stones,
Fire into fog, making the past your world.
There's plenty of 'How did you contrive to grasp
The thread which led you through this labyrinth?
How build such solid fabric out of air?
How on so slight foundation found this tale,
Biography, narrative?' or, in other words,
'How many lies did it require to make
The portly truth you here present us with?'

—Robert Browning
from "Mr Sludge, 'the Medium' "

原书空白